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涇臯藏稿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裘行簡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茅　琳

謄録監生臣張同履

涇皐藏稿卷十八

明　顧憲成　撰

育菴盧公暨配趙太孺人合葬墓表

盧子文勲泣而告於其友顧憲成曰嗚呼傷哉甚矣吾父予之際也則又曰甚矣吾母予之際也吾父之卒五年而不肖始成進士是不覯也不肖之成進士三年而吾母奄棄是不享也不肖其大不數於人子矣惟是吾

父吾母之芳徽淳懿可按而數也不肖幸辱於吾子吾
子重綏兄弟之好假而張之一言吾子之高義其遂魁
然儕九龍而十之不肖將載之宗祊永弗敢隧願吾子
之無讓也顧憲成曰斯志也南陔白華之遺也吾不敢
不聽雖然子既得之矣無所俟於吾盧子闢之茫然有
間復請曰何哉願吾子之無固讓也憲成曰吾非敢謾
也始者子為諸生負矯矯聲每試輒傾其諸生衆以為
允曰是夫也大言爛爛小言爍爍不可幾也已而掇高

第釋褐祁州深東遂畫惟元元是勤會其時當事者迫修積穀之令即不滿品次第有譴輒稱貸而續之曰吾不忍以吾民博吾官監司聞而異之左右治有不辦者數移而屬諸子子益暠暠自洗濯不色驕顧其大指歸於便民而已以故浹期而大辟得釋者三十六人諸逋減者無筭政大行說者方諸渤海潁川焉子之所以張厥育菴公而不泯於太孺人也不既多乎何所俟於吾盧子曰果若子言不肖之懼滋甚不肖竊見吾父事親

孝事兄弟交友惟信與隣閈雍雍無間拯急如驚讓利
如遺邑有大家中落者吾父購得其居因往視焉其家
孀婦也忽有童子附耳語曰吾家有貂裘若欲之乎可
入視且不若爭直也吾父駭曰有是哉遂正色拒之并
棄所餘木石而還有歙商黄海山者賈於邑其家忽以
事趨歸乃悉委其貲於吾父無何而倭難作吾父謀徙
城中輒先輸其所委以入而已産從之倭退其人至亟
趨見吾父不暇吐一語惟涕泗横流而已吾父徐出其

貲示之笑曰封識無改乎其人大喜剖槖金以謝吾父固却不受其中心嗜義如此而居恒乃數曰吾母賢曰是吾益友也其識正不減偉丈夫不肖竊得而識之當不肖得祁州意不能無怏怏吾母特曰何官不可為且夫官以人重乎人以官重乎及抵祁每日莅事入必叩其狀云何不肖具以對即有所寛假喜動顔色即不類必曰孺子更念之無令我愧雋氏之母愀如也由斯以觀吾父吾母之芳徽淳懿不可為既也不肖孱書生耳

非有振也豈其敢厚自棄於鹵莽而以詩禮迷顧退而考其行事若得若失睽於吾父吾母未及什一而千百也若之何而張之已而曰不寧惟是不肖其尤有深痛於志法曰觀政進士踰年以上俱得內選非甚久也不肖幾二年餘矣而卒領州法曰凡選人先內而後外其數訖於五訖於十以為常庶幾巧者不得有所趨避云爾不肖名第三十有二而卒領州無何皇上以聖嗣誕生加恩海內山川草木靡不煥然與其光華而不肖竟

無由為吾父吾母徼一命之寵時時仰而思俯而思未嘗不呼天而痛也不肖其大不數於人予矣吾子一言而吾父吾母張不肖之志白願吾子之無終讓也於是憲成喟然嘆曰嗟嗟育菴公之為卓也其樹德固也而弗克耀也太孺人之為淑也其衛物周也而弗克永也盧子之為慟也其創鈌深也而弗克懈也為之次而揭諸墓俾百世而下知祁大夫之有令父令母而育菴公趙孺人之有令子也其亦可無憾焉育菴公名果字時

行郡諸生享年五十有五太孺人享年六十有一嗚呼予言而徵其所享寧有涯哉

龍洲顧公暨室徐孺人合葬墓表

嗚呼是予叔父龍洲公及余叔母徐孺人之墓而表之者不佞姪余憲成也葢余先世故居上舍里自余先府君始遷涇余居恒好問故里事即從故里來者輒就而詢焉乃靡不稱數公也或曰甚矣公之能任也始東吏中吾邑邑令謀城之命邑人分敎城事嚴伯氏業繫獄

矣公聞而大駭請於令願得以身受繫而寬伯氏令偉而許之城成乃免或曰公甚晰於義利公嘗貿米溧陽市有同舍商遺百金櫝而去公檢櫝得之故濡數日以待而商且至矣公委櫝示之商驚嘆欲剖其半為謝公固不可或曰公故負氣自喜始公父心樓翁居市中左右多博徒酒俠恣行閭里莫敢問心樓公嫉之間以語公公乃召而觴之既酣好諷之衆憚公莫敢不聽夕退詰朝迹之帖然矣邑嘗下令覈田公為尸其事一切墨

漏盡出奸豪拱手無能私上下者里中大懽則又曰厥亦有若孺人孺人生十九而歸公而公喜可知也諸内外家務畢躬佐之秩如矣其緒餘乃以及於筐筥錡釜之屬或曰孺人善勤晨興程其臧獲夕而徹之終其身以為常無佚既罷篝燈而自為程于夜里舍猶聞機杼聲也如是而又將之以儉或曰孺人非漫為儉者也又能施即有求脫簪珥而濟之不靳以是宗姓婣黨欣然無間言故曰孺人非漫為儉者也憲成聞之喟然起而

歎曰美哉洋洋乎何其懋也書不云乎表厥宅里樹之風聲余宗殷殷茂矣以樹其外度無踰公以樹其內度無踰孺人是故於法宜表也公諱聚字大成別號龍洲余叔祖心樓翁之仲子孺人尤塘徐海槎之女子五人曰原成廪學宮有聲曰原道克其家曰原性曰原良曰原敎俱幼而慧於是憲成申之曰是翩翩者異時益能躬致顯揚表公及孺人者也若夫不腆之辭聊以爲之兆而已矣

明故贈文林郎錢塘知縣少源聶公墓表

予游虎林徜徉湖山間日與其村兒野老嬉竊見其莫不歌且舞錢塘牧之政予灑然異之方求識所謂錢塘牧而不得而聶君儼然臨予予覩其容温而莊聽其言簡而則乃豁然悟其得民之有自也居亡何奏予一編曰少源壙記請曰先考事行也塋木拱矣心傷無似不能顯揚而光大之今幸藉天子寵命得改藏山陰高原塋頹且拓屬弟心武礱五尺砆以徼不朽敢乞靈於吾

子予嘉其善用孝更念古之人挹醴尋原采芝求根之
義遂不辭而寄題之曰新淦君子聶公之墓而序其行
於下方按記聶之先潭丘人也高皇帝時有國才者始
徙南源里世修隱德幾傳而至統紹公統紹公生而魁
奇足智善提衡其家家驟起偶譚媪舉四子公其第三
子也諱啟厚號少源自幼岐嶷長而行安節和於書無
所不窺而尤湛深於程朱溫公諸籍非徒事誦習已也
務以先聖賢為軌法身履而力行之時時舉其詞說其

義以訓家人事二大人夔夔如也處兄弟間怡怡如也以父命代兄監總家事無巨細皆斷於公而不自有即業析炊貲財恣所取不問居鄉飲人以和遘歲饑輒推困以膏窶子釜閭以餘鏹賦于户有力弗能償者往往折其劵夜警獲偷兒引炬視之故將作役子也輒佯為不識也者而遣之曰若真醉耶將作役子大慚去而改行人比公王彦方云公之為德於鄉類如此宜其有錢塘牧故說者咸謂由錢塘牧之為子可以知贈公矣獨

謂由贈公之為父可以知錢塘牧耳記又言公配黄孺人沖惠勤朴克相公有古彤管之遺由此觀之不特可以知子於父且可以知子於母一門之内是綂是承憲令德宜其家人施於有政久而彌新天之祚聶氏曷可量哉敬因表公而及之復為賦南山之五章以志

涇皋藏稿卷十八

涇臯藏稿卷十九

明 顧憲成 撰

雲浦陳先生傳

雲浦陳先生者無錫之宅仁里人也名忠言更名以忠字貞甫先生生而恢竒多智弱冠補邑諸生居數年去為太學生太學生之四年舉明經又四年釋褐知寧鄉縣已稍遷知寧州無何用事貶知寶鷄縣居一年復徙

知光州所在有聲跡天下知其非庸人也先生好讀書能古文辭又好孫吳家言徧通其指少暇輒習騎射以為即一日得備當世緩急不虛耳先生有大度於天下無所不可簡而近人其好善天性也其有當於意即王公大人津津誦說之終不以為嫌即在下輩惟恐其不得亟聞於人即其人故所習恨知之晚即不習欣然遇之也當余結髮而習句讀最微鮮耳先生顧數見賞異之已數謂余弟若當不減而尤也先生亦數對客稱其

子耕似已或曰殆其勝之客笑謂固有父譽子者乎先生亦笑也而曰自我有之何不可者我乃父子自爲知已也松陵王山人承甫著聲詩隱于酒往來燕趙間欲以陰求天下長者而是時先生適游太學遇諸婁江王太史座上心異之徐引與語大悦曰吾相天下士多矣無如足下者因從之游不去其大司成亦內希先生爲寛諸約束益得自愉快時時相對說劍爲豪飲酒酣仰天嗚嗚意氣淋漓慊無聊賴閒衣敝衣行市中數閒市人

荆卿高漸離安在市人不省何語以為怪呵之先生愈喜同舍生齊人王明經榮中誣于法應得戍衆寃之莫敢發言先生遽入白諸大司成壯而許之王得落為諸生未幾復舉于其鄉矣先生以是益籍籍公卿間而顧愠謂王山人乘人之急而食其名吾不忍為也亟相慈谿袁公生貴甚意薄小一世而嘗從其客張戸侯所見先生文才之特欲知先生則以私于大司成人謂此貴人必無往先生曰固也雖然不可以貴人而賤我等耳

遽往袁公一見遽命酒如生平歡坐語移日先生侃侃益發舒絶不以儒生故有所貶損而袁公之下之益甚左右皆驚竊竊言渠何為者妄人耳乃敢與我主人翁鈞間者賢袁公而重先生久之客益日進先生曰是徒為名高者非能觧我也意頗厭之遂與山人次第歸歸而為園於居之偏築室數椽旁樹竹萬竿日夜讀書其中謂山人而今而後庶幾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老矣山人張目不答先生知其指稍試為吏遂又褎然稱名

吏也而第其為人廓落人視之表裡立見亦立盡不能陰陽與俱又其才雄形不為人下易傾也又終其身不能博一第既晚而後仕少年耳目狹尋常畜之以故無繇越州縣以顯而世亦無繇盡先生之用余嘗從容言其意先生嘿然良久曰予知其一不知其二始余為寧鄉以湖北暴胥故惡於分廵度旦夕廢耳顧余挍劾乞歸者三不得也直指且過寧勞予余請曰明公必不去某者其盡縛諸暴胥以謝寧士民直指許之其後竟以

最遷及其為寧州最苦盧源賊莫能誰何余先後計下其渠魁數人俘五十人破散其黨數十百人州賴以完中丞擬特疏薦余矣俄而流賊二十四人道寧县竄去御史者不知何聞賊中寧也上疏論余而屏其功不錄竟以罪貶功名之際聖哲不能定而何以為言乎予休矣先生又善邑人胡御史通州顧少参湖州范太史其人皆倜儻自喜瑕瑜不掩非闒茸媚世求免非刺者也其善武進謝令嘗忤一御史坐論賓客故人相引而怠

傲先生獨迎而舍之為供具甚設又為資募辦客百方
居閒事得已其居田善余先府君日者善京山李大叅
及高邑趙計部始計部為汝南司理先生其屬吏也而
獨偉視先生即往謁司理輒止飲飲輒醉有時誤爲爾
汝先生覺之前為謝司理笑曰其固以余為非夫乎後
遂不謝及先生沒計部過余為涕泣而言先生也退而
相與撰次其行事余往閭里中父老言先生故嘉定人
其先有道真者與僧道衍善嘗遺詩諷之隱不報乃稍

稍自匿一日挈其妻子而來因家焉子孫皆貴以修約為名惟先生之父石村翁亦然至於先生又如此顧憲成曰予故與先生同里里於邑為東偏其人木强少智畧於是乎有先生見謂易豪耳及余長而從三吳長者游其慕說先生甚於其里已客燕從四方長者游其慕說先生又甚於其邑也乃令慕說先生者又甚於其在時矣予於是而知先生之不易盡也方以其淹於州縣之間以死為恨嗟乎誠以其淹於州縣之間以死為恨

夫何足以窺先生哉

鄒龍橋先生傳

先生鄒姓名懋昭字汝德别號龍橋汀洲貳守右湖公進子處士履坦公鉦孫而宋右正言浩之裔也先生少秀穎十歲能文章十六遂補長洲縣諸生每試輒高等吳中雖彬彬多賢乎皆已憚先生矣而先生意益恭常有以自下者會荊川唐太史講學毘陵先生從之游太史始進而與之談藝豁如也已進而與之談心性之學

推如也已又進而與之商天下之故陳家國之理往復質問不自休纚纚如也太史怪問鄒子務外而遺內乎先生起謝曰非敢然也理學失而求之古聖賢之格言具在時務失而求之今舍先生莫適耳太史心奇之歲丙午遂舉於鄉矣顧其上春官輒不收先生不樂俄而奮曰吾乃藉一第為重輕乎哉其非夫也遽謁選得楚之應城應城故號巖邑屬其時復當接饑先生愀然憫之已責勸分衣惡茹苦為吏民先所以勤渠百狀三月

而邑改觀矣未幾乃調盈陵又未幾竟罷閒者大駭客故難先生即爾將所稱說時務非耶其何以謝太史先生笑曰是吾之所以不愧太史也曩令吾枉道而事人徒以獵取顯榮而畢耳然則太史其吐之矣客廹而究其所繇先生不答及應城義河李公來守吾郡故知先生為令時事數數稱說之且曰當景藩與楚藩有疆事之爭既得氣矣先生一言而中其巨璫遂盡得諸奸民所獻籍計乃沮景藩索金於中丞徐公先生復一言而

挫其說最後巨璫督邑租耗倍五六先生復一言而奪之邑恃以完不亦烈乎乃徒以賈禍何如哉於是每干旄過先生之廬輒徘徊不能去也先生雅好修恬穆之操既家居益習為簡郡邑長吏自始至迄於遷去一見而已絕無所造請暇則時時周行田野樵兒牧豎懽然以狎進無間也以此終其身先生娶華孺人嘗比諸德耀性好讀書既老不倦所著有蒲騷政畧一卷也足軒稿四卷諧史二卷集高士列仙傳各二卷卒年六十有

二二子長曰龍光次曰鳳光其人皆廪廪有章君子以為是先生之霞露子顧憲成曰余獲游於龍光鳳光間以習先生迹其表裡始終備矣然而一仕遽已不復振何也即先生亦以為固然而不悔或謂先生恂恂者耳涉世非其質也事固不可知世之才人辦士不少矣顧亦往往坐困此又何以焉蓋先生既病屬其二子曰吾即死必裕春袁公銘吾墓夫袁公者其必有以知之矣

鄭大夫平泉公傳

予髫年聞海鹽有淡泉鄭端簡公迨長悉端簡公狀剛
正侃侃自天植終其身不一降心權貴世稱淡泉先生
嗟乎海内士無論知不知皆稱端簡公迺不知端簡公
又有仲子大夫也當世皇帝之庚申端簡公以執法詘
還風烈舟幾覆大夫淩波赴救立反風幸無恙是大夫
之以孝生端簡公也已而丙寅端簡公捐館大夫匍匐
請於朝曰嗟乎安有臣如父而歿無半通之綸者書上
穆皇帝軫念遣官賜祭葬贈謚恩甚渥且錄斬島夷功

膾一子入監讀書禜問有加是大夫之以孝不死端簡公也於是海内士又無論知不知稱端簡公有子云嗟乎大夫不朽矣作鄭大夫傳鄭大夫諱履準字叔平平泉其别號始為博士弟子尋以膾游太學已已得南京都察院照磨已而丁顧宜人憂壬申復除原官癸酉遷詹事府主簿甲戌丙子丁丑歷轉左右叅軍既進宗人府經歷戊寅奏最授奉政大夫母顧贈宜人配沈封宜人壬午遷順天府治中癸未遷南京刑部郎中甲申病

作丁亥卒享年五十大夫生而娟秀神貌奕奕七齡授讀如夙記端簡公奇愛之嘗摩其頂嘆曰此吾家驥兒也每試輒高等邑負雋望者氣為奪而竟以隨侍端簡公南北敭歷賓興不一逢嘗喟然曰世固有不鳴不躍如鄭生者乎奮而起者再既而曰丈夫安能與隙駒鬬日穴鼠鬬名乃去謁選得初官非其好也亡何聞顧宜人訃呼天大號徒跣至門哭極哀哀盡血繼之幾成滅生之痛服闋累遷留都别駕聲日鵲起巨卿元老有事

輒問鄭公云何具以對無不稱善壬午秋當比士大夫慎按揀外内惟謹郎比部平允公恕有定國之風焉予嘗按其功狀累累不勝書其大者如照謝山之奸勘黄原之罪觧張珂之網脱芮禄之寃他人之所歴寒燠遮出入而不獲披雲霧者大夫不難一言平之又廉介不可干以私如指揮盧事發坐上刑陰托貴人囑之不可飛謗書懼之不可無已密走賂誘大夫厲聲曰去而無汙我清白吏子也大司寇陳公聞而器重之戚暱任樞

府邊帥介客前來奉千金為壽囑美遷大夫絕如前介聲益振隱隱流動於兩都云大夫又最重然諾酷知人痛癢有吉凶緩急者皆樂趨告饑與粟疾與醫婚與室喪與櫬以至廣學宮之湫隘雪翁人之重辟霞塾師祖氏之子若孫葬賀氏之五喪而得吉壤也宜其生而令譽沒而垂芳稱端簡公子有以也所著有比部集所選有唐詩彙韻明詩彙韻藏於家子忠材恕材翩翩世其家聲

贊曰予歷大夫事而異之當端簡公艱於嗣也禱而夢夢神冠而髯者彷彿為漢壽亭侯攜二子授端簡公且曰畀而一子忠一子孝覺而果孕未幾舉仲為大夫伯以上書杖闕下為直臣仲磊磊多幹蠱為孝子所稱天付是耶非耶倘仲竟厥施致大用其所衣被寧有既乎雖然啬而身必豐而後人予於二子卜之矣

陳贈公暨杜太恭人合傳

甚哉遇之足以移人也是故處憂患則氣易歛往往頹

馬以自弛而不振處安樂則氣易盈往往侈焉以自放而不戢何者彼皆役於物而中無主也予讀陳志行先生所為其贈公暨太恭人狀瞿然而起贈公之先無可考惟是倉浜之沙盆潭有一坯在所傳陳克墳者其始祖也數傳而為近橋公鑑鑑生子六中子曰思朴公泰是生贈公當陳盛時兄弟聚而賈於倉橋之四維懔良厚無何廢著伯兄奎偶不當於一李官斃杖下泰父子訟之臺卒白寃狀而李官罷不敘無何泰亦歿贈公依

其叔輿於北郭已從南塘曾孫福以奴叛再從東膠風景蕭颯行路之人皆得過而揶揄之而贈公顧皜皜自濯不肯落人後又見志行英穎不凡喜輒令從名師稟業每晚歸篝燈口授句讀不精熟不已隣翁厭于夜伊吾聲旦起誚讓太恭人亦謂贈公何苦穉子如是贈公笑曰爾他日享用此子吾不逮也九歲經書成誦操筆為舉子文翩翩多竒十三試有司見取十七補邑諸生稍稍舒眉目矣已復浮沉于衿中數年無知者而贈公

意氣彌銳更督其二幼子不少寛假也嘗手書堂聯曰欲高門第須為善要好兒孫在讀書又書臥榻聯曰守身如執玉教子勝遺金居恒喜趙松雪書時做之興到臨池真草盈幅僉謂逼真暇則涉獵經史犂然心觧至忠臣孝子義烈事未嘗不反覆長太息也此其志豈不恢乎大哉惜不幸早世比癸酉志行舉於鄉己丑咸進士令確山調中牟入郎比部出守吳興聲華赫然盛矣而太恭人又若不知其子為官人也者朝夕拮据以十

指為生計猶夫昔也衣不重綺食不兼味猶夫昔也有犯者夷然笑而置之不校猶夫昔也志行間以俸錢奉諸子間以粟菽奉不欲取即取留以周急不妄耗每戒志行宜守官又戒諸子宜守家無得一溷官舍已又謂志行族人多窶汝父所憫也志行遂倣文正義莊例衣食之太恭人為之觧頤至於求田問舍為子孫封殖計未嘗一沾齒牙也且曰回思向來懸罄空囊時今不啻足矣奈何猶不知厭由此觀之恒情之所沮抑摧喪處

正贈公之所激昂奮發處也恒情之所張皇炫燿處正太恭人之所檢束收斂處也非其中確然有主役物而不為物役夫孰得而幾之顧憲成曰予與志行先生同里知先生頗悉先生自幼孤立行一意不苟隨俗及舉南宫裒且屢敝矣讀其文遒勁迅發光芒射人不減少年之鋭可謂翕而能張至施於有政見謂用摶擊豪强起聲乃其拊循鰥寡乳哺煢獨煦煦而下之特甚慮囚北畿繹矜疑三百餘人絶不挾聰明以逞也退而居鄉

杜門掃軌酬應稀簡家徒四壁蕭然與書生不殊可謂高而能降于實中心信服之欣為執鞭先生言吾少得礪峯莫師霞村許師中齋何師岧洲丁師之力嘗論及湖州之政又言得鄉紳李黎藩章銓部丁中秘朱太史諸君子之力令跡贈公與太恭人之粹履卓識歷歷如是乃知得之家庭者固不少矣因特採而傳之以告世之為人父為人母者贈公名萃字集之號近竹年五十有四太恭人父杜母施年九十有七嗚呼是父是母是

子即以軌範千秋可也

涇臯藏稿卷十九

涇臯藏稿卷二十

明 顧憲成 撰

哭莫純卿文

嗚呼傷哉純卿傷哉純卿憶巳卯之冬十一月二十六日予與家季將北征就子而别當是時寒雲盈空凍雪積野徘徊四顧意態蕭颯子進予而觴之曰丈夫有事四方玆其始矣予感其意飲立盡而以其觴觴子子復

以其觴觴予意甚壯也既别予心甚喜今年四月予弟
騰書言純卿疾病時擁重裘猶泠泠稱寒予大驚無何
而予弟言純卿就藥吳門予益驚又無何有客從錫中
來者謂七月二十日過莫氏之里見里人聚而咨嗟入
其里者狂若奔出其里者悵然若有失也予聞客言心
又益驚就而窮其所以客嚅嚅不肯答無何而蒼頭來
計純卿七月之十四日卒矣予聞之如醉如夢目不知
所視耳不知所聽心不知所之忽不自知其涕泗之横

流也稍定乃為位而哭之又一月始勉為文俾予弟告之純卿嗚呼純卿天道之無知也自昔而已然矣何待至於予始信也予佞不如甘敢冀早達予嘗不如頓敢冀有家予暴不如跖敢冀有年予戕不如湯敢冀有後予所痛者予與予交數年矣憶予始居涇里之上數日不見予輒思思輒題尺素以通比發而予之問亦至猶以為次於見也自是而予歸涇水如昨予不可得而思矣始予由涇里入邑中輒過予過輒為盃酒歡徵言縱

論無所不傾倒自是而予歸入子之門登子之堂榱題棟桷如昨子不可得而見矣始予過子時時與楊生士初陳生稚登鄒生彦文偕即過三子必時時與子偕自是而予歸三子如昨子不可得而偕矣予與子頗負嘐嘐其所相契蓋不在形骸其所相磨蓋不在榮顯其所相要蓋不在一旦一暮以為似異乎人之友也是故有子可而子否有子否而子可將以是庶幾於輔仁而互期其成乃今求子之一可一否而不可得矣予容㷊

中二年之間予前後惠貽德音不啻千百言予性簡傾不樂於風塵而予惟恐其失之枯也予性狹不能漫與人同可否而予惟恐其失之矯也切切而規之予誦其言未嘗不發深省以為予固非誨予阿世也乃今求予之一鍼一砭而不可得矣嗚呼純卿奈何使予不痛予也且予非特痛予也而又為予痛雙親在堂自是左右而承懽者誰其可痛一也煢煢嫂氏自是終身而仰望者誰其可痛二也僅息二女自是春秋而俎豆者誰其

可痛三也嗚呼若是乎天道之無知至於子而極也子如知此何為乎好為仁而不好為佞乎胡為乎好為義而不好為營乎胡為乎好為遜而不好為暴乎胡為乎好為德而不好為戕乎嗚呼子不克早達前子而不克早達者若馬氏之援非一人也予不敢怨也然而援也有家也子之家何如矣子不克有家前子而不克有家者若原氏之思非一人也予不敢怨也然而思也有年也子之年何如矣子不克有年前子而不克有年者若

賈氏之誼非一人也予不敢怨也然而誼也有後也子之後何如矣維天蒼蒼何所不覆維地茫茫何所不載維萬物芸芸何所不遂而獨使予至此也予其奈之何哉嗚呼予羈迹天涯病不能視子死不能送子而子已矣予呼子而子不應則呼其蒼蒼者茫茫者芸芸者以問子而又不應但仰而見夫日月之黯然俯而見夫山川之寂然中而隱隱若見夫子之若父若母若嫂氏若二女若宗姓若姻黨若二三友生莫不改容而變色與

日月山川相應而淒然而予亦彷彿往來乎上下之間追而呼之而予卒不予應也嗚呼予言有盡而意無盡有盡者書而告子其無盡者俟予異日歸而謁子之墓呼而告之也當是時子能憐予而應之耶嗚呼予顧生憲成也告子者予家季允成也嗚呼純卿嗚呼純卿尚享

祭陳雲浦先生文

嗚呼傷哉已矣乎先生其遂不可得而起乎嗚呼先生

之不可得而起也天下莫不悲而況於鄉乎璨先生之居東西南北可數十里莫不聚而嗟泣然而繼之以涕泣而況於不肖憲乎嗚呼憶先府君徙涇里而家也里人有狎其新而齮齕之者有嫉其伉直而傾之者又有外為暱而内為搆者其態前後非等而獨先生善先府君四十年一日也先府君既以貧故令予兩兄次第任家不克究於學後稍令不肖憲究之又令弟允究之里人有逆其無成而唉之者有逆其成而妬之者又有陽

為助而陰以觀其何若者其態亦前後非等而獨先生左提右挈惟恐其不即底於成二十年一日也嗚呼何其德於予父子也先生嘗令寧鄉矣能為德於寧鄉嘗守寧州矣能為德於寧州又嘗令寶雞矣能為德於寶雞嘗守光州矣能為德於光州當其居田能為德於宗用其材者恤其窶者敎其少者何則既已受天子之命秉堅策肥儼然而居人上固人理之所宜爾也木有本水有源人有始故范文正公曰自祖宗積德累世而有

今日吾奈何專享之此人情之所宜爾也其德於子父子何哉且固未也始先府君不祿適先生棄官而歸未抵家遽入拜先府君於帷為之出涕又先府君方疾病時聞先生歸也喜見於色曰是固當自是諸郎君得一意而修詩書之業矣及先生再出予舉以告先生曰是真愛我者復為之出涕已從乞先府君傳良久報曰噫吾不忍也每一下筆便須心折姑徐之是先生之於先府君死生一日也當先生由光州扶病而歸至亟矣其

道涇輒問予兄弟無恙及兩兄趨而視之輒問憲客游無恙也已目予兩兄謂曰吾幸與子訣而不得與子之弟訣又目予弟曰吾幸與子訣而不得與子之兄訣為我語之努力自愛已又緘一幣寄焉是先生之於予兄弟死生一日也是安得而無痛乎嗚呼人之痛先生也以公屬於公者其情可得而言其言亦可得而盡也予兄弟之痛先生也以私屬於私者其情不可得而言即可得而言矣其言不可得而盡也先生識之卓足以凌

千古之上下材之雄足以備國家之緩急文之奇足以頡頏作述之材氣之豪足以傾動一世咸樂與之共肝膽憲等寧不知哀之惜之而獨先生之所以德於予父子者愈思而愈傷愈久而愈不能解何則衆之所共在彼而予之所專在此也嗚呼泰華誠高仰之可陟江海誠深俯之可測悠悠我懷無方無極呼彼昊天不可致詰人也可贖百身奚恤第不知先生之晤先府君也有如先府君問曰孺子何以報先生矣則先生將何以為

答也耶嗚呼尚享

哭劉國徵文

萬歷十有二年四月初七日劉國徵先生卒於家越一月其友顧憲成得其訃於其兄司農君既為位而哭之矣又一月移書告之曰嗟乎國徵何以死哉若是其亟也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始吾來燕中有意乎天下之士也見魏子懋權與之語大悅恨相知晚懋權曰若欲知閩中劉國徵乎因又知國徵也國徵恂恂耳就而叩其

衷憫俗之仁居貞之儉邁往之勇澡物之哲無所不具於是喟然嘆國徵之不可測也當是時天下滔滔上下一切以耳目從事士習陵遲禮義廉恥頓然欲盡吾三人每過語及之輒相對太息或泣下客謂國徵若奈何與狂生通國徵笑不答相得益歡益國徵之所存遠矣吾何能忘也嗚呼死生一也無有二也國徵何選焉而置取舍於其間惟是今之天下什一可喜什九可憂方諸疇昔相去不能以寸度國徵不免于懷也國徵其悉

之乎南皐鄒氏之烈焉而徙定宇趙氏之懇焉而違復菴吳氏之亮焉而誹匀原丁氏之切焉而詰芸熊董氏之犯焉而挫對兹黃氏之慼焉而投健齋曽氏之剴焉而措蓮洙孟氏之挺焉而擯希宇郭氏之勤焉而搽鴻泉范氏之詳焉而削此時事之有形者也猶可知也若乃内權漸隆外權漸替君子小人如水如火強而平之幸須史無恙耳何以能日此時事之無形者也不可知也國徵其悉之乎庸得宴然而已哉嗚呼死生一也無

有二也吾跡國徵之生而知其死也未嘗不以天下為念又跡國徵之死而嘆世之食肉者殊為徒生而可愧也不寧惟是今夫國徵之所自許何如也業已第進士未嘗一日在職居恒撫膺扼腕欲有所為輒不果其修諸身者又見其進未見其止也繇此觀之國徵之誼其猶自以為徒生而可愧也雖然國徵往矣而予及懋權所與國徵左右切磨相期於聲氣之間者固耿耿在也而今而往即國徵之所未究而懋權究焉猶之自國徵

也又戓懋權之所不究而予究焉亦猶之自國徵也夫何愧之與有獨念材如國徵立志如國徵猶僅僅若是而況予之不敏將何以謝國徵也其惟懋權乎异日者予當就懋權而裁焉國徵有知又將何以牖我二人也嗚呼死生一也無有二也惟國徵實深圖之憲成再頓首白

哭魏懋權文

萬歴十有三年七月初一日吳人顧憲成頓首致書於

魏懋權先生曰嗟乎懋權足下何意足下乃遂與我長別哉悠悠我心誰復與語即足下亦誰復與語吾見世之知足下者不乏耳要其至與不知等何則其知之者末也計獨吾知之耳足下上必欲堯舜其君下必欲堯舜其民故常憂信心而言信心而行一切榮辱毀譽不以滑其胸中故常樂常憂常樂是吾之所以知懋權也天下孰從而窺之嗟乎世衰道微人心離喪浮破慤枉蔑貞淫掩良爭敝讒冒者相與借詩書以文其奸愚者

謬以為固然步亦步趨亦趨而已當吾為諸生業惘然傷之時時思有以矯其弊莫能振也既博一第從縉紳先生游時時私求其人鮮遇者乃獨足下之指與吾不異耳徐而察之非直不異而已殆有甚焉中心自以為不及也已而從足下得閩中劉國徵耳居平相謂吾三人者或先之或後之或衷之其有濟哉即不濟卷而藏之何恨求善價而沽枉尺直尋非吾質也顧造物者昨年奪吾國徵今年又奪吾懋權吾其可如何哉嗟乎天

下之務國家之故懋權念之熟矣而未及究也間嘗歸而治其文辭不求工意獨好為聲詩耳又非其急也直上苴蓄之耳吾欲就君家伯氏叔氏問訊遺筍楊推而表章之不足以昭懋權是吾之所痛也吾欲省覽生平之言勉砥素心償其未究又能薄不足以稱懋權是吾之所懼也懋權何以圖之嗟乎懋權足下吾生長蘆菰中習氣深重惟足下是賴足下誠弗我替一降一陟在帝左右吾尚有望也吾昔者稍修詩書之緒每過古之

高賢偉士輒掩卷太息仰摹俯擬庶幾想見其為人久之恍然若有遇也恩若有啓也行若有掖也何況懋權乎葢嘗聯軫而游接袂而語握手促膝委輸肝膽揭日月而薄山河者哉其忘之也爰奉尺素薦諸几筵足下其聽之且為我語國徵焉

再哭魏懋權文

維萬歷十有三年魏懋權先生卒其友顧憲成既從其兄光祿君薦之尺一矣越一年憲成戒裝而北顧瞻燕

趙之間黷黷欲墮遂迂道而趨南樂上懋權卮酒灑淚而告之曰憶昔予之謝病而南也騰書邀足下會于清源之上至荆門而始成别當是時晝則聯席夜則聯衾促膝把臂靡所不竭何其懽也今者予再來而足下已矣天乎天乎何其痛也當是時足下謂予曰吾儕嘐嘐自負所覩天下之事不當于心一正人退一佞人進意氣勃發輒欲攘臂而起請尚方之劒而後愉快是不廣也于是乃遂入山求深入林求密獨寐獨寤寂然不復

問人間馬牛又無奈其嘐嘐者何子以為奚而可予笑不答已訪孟司馬我彊論學兩日夜津津不休余謂足下曰得此入手何所不可何取何舍足下亦笑不答葢其際微矣不虞足下之遽然以逝也嗚呼已矣今者予且登足下之堂憑足下之几弔足下之靈進而謁于太公穆穆落落嗟足下之所以為子坐對伯氏侃侃之氣隱見眉睫嗟足下之所以為弟問訊季氏方奉三尺活人河洛間嗟足下之所以為兄次第見二子戚而莊敦

固而多奇嗟足下之所以為父周行環堵秋草一庭嗟足下之所以為家出門長吁徬徨四顧白雲亂流落日將半退而檢其囊得故上申相國書及論救周別駕遺草嗟足下之所以為國又得贈予一詩中有曰要憐天下顧叔子不為人間吏部郎倚梧而思之寸心欲碎萬象俱失不復能自持嗟足下之所以為友嗚呼足下已矣予亦哭足下而去矣荆門在此清源在彼爾我之言實共聞之昔何以南今何以北日月不停往來如昨其

誰能堪即予敢替懋權有如兹水嗚呼尚享

祭王澤山太親翁及陳太親姆文

嗚呼哀哉不肖從令子伯氏仲氏遊猶兄弟也其視吾翁猶父也其視太姆猶母也不肖往于歲丙子哭吾父矣昨者歲巳丑又哭吾母矣今又哭翁哭太姆耶嗚呼不肖嘗侍翁竊見朴乎其容也坦乎其言也廓乎其衷也有古長者之遺焉葢與吾父絶類比小女歸翁家為翁家孫婦還而稱述太姆之懿又種種不減吾母也而

今俱已矣令子顧影自憐且以憐不肖不肖顧影自憐且以憐令子茫茫天壤俯仰俱失其忍哭翁哭太姆耶雖然不肖更有傷焉不肖之失吾父也幾何時矣前乎翁十五載於斯矣不肖之失吾母也幾何時矣前乎太姆一載於斯矣均覆均載何厚何薄均怙均恃何延何促此不肖之所以更有傷也傷吾父之不得爲翁吾母之不得爲太姆也乃令子猶然以淹在青衿爲恨何也嗚呼始不肖從事鉛槧吾父曰惟求師求友爲汲汲焉

鳫玄纁不惜稱貸以奉吾母主中饋朝夕供具惟謹最勞瘁也已幸而舉於鄉而吾父已矣已成一第碌碌風塵又無能左右承吾母歡中間僅僅請告三載又大半奪於酬酢尋奉譴而還半載耳而吾母已矣乃令子少成若性不敎而閑翁與太姆雍雍而坐觀其進今即偃蹇諸生間乎却得時時膝下宛轉周旋究舞斑之樂天性内也功名外也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此耳此不肖之所以益有傷也傷不肖之不得為令子也其忍哭翁

哭太姆耶涇泉可烹涇蘋可摘顧瞻几筵萬感紛結有懷欲摧有言欲咽神其鑒兹庶幾我即尚享

祭中丞魏見泉先生

嗚呼先生古之遺直也嗚呼先生古之遺潔也如其道也如其義也斧鉞在前弗避也鼎鑊在後弗駭也非其道也非其義也千駟萬鍾弗視也一介弗取也是故為司理則真司理非若夫人之司理而已也者為直指則真直指非若夫人之直指而已也者為中丞則真中丞

非若夫人之中丞而已也者可謂巍巍堂堂磊磊落落宇宙間偉丈夫矣惟我皇上之遇先生也亦若異然始而被謫於時格未敢望旦夕遷也無何而遂不次擢用使先生得進而畢其忠繼而出鎮三晉念太公老乞歸於時格未敢望旦夕允也無何而遂有俞命使先生得退而畢其孝嗚呼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語云無欲之至可動鬼神至誠之極可格天地先生當之矣是故先生之生也海内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仰而望焉非

若夫人之徒然生而已也者先生之死也海内士無問識與不識莫不相顧吁嗟而流涕焉非若夫人之徒然死而已也者信可謂巍巍堂堂磊磊落落宇宙間偉丈夫矣先生復何憾哉獨計先生一腔憂國憂民之心耿耿未有已時茲行晤崑溟雲門兩先生不知何以相慰憲等辱公家金玉道義之好違兩先生且二十餘年用之無補於行舍之無補於藏倘兩先生問及又不知何以為憲等辭也相望千里欲即無從聊寄一卮薦我

素衷先生有靈上之所以周旋帝側下之所以擁衛蒼黎中之所以夾持我二三友生者豈其忘之哉豈其忘之哉嗚呼尚享

祭龍岡施老師

嗚呼傷哉天何奪吾師之亟也雖然天之奪吾師不惟見于今而已見于昔其奪之也不惟在于天而又在于人固有從而予之者矣得其細而不察其大覩其顯而不核其微是亦與于奪者也當吾師之守毘陵也無以

異於黃氏之頴川龔氏之渤海也其心思無所不曁而其惻怛愷悌無所不入訟者至折以片言輒歡然解散庭中嘗虛已乃築室而造士焉士莫不洗濯志慮求麗于昭明曰是真能成我者也爲之民者莫不曰真能生我者也于是擢東粤兵憲以行又莫不相與咨嗟嘆息曰是奈何其驟去我也無何而難作矣故曰天之奪吾師也不惟見于今而已見于昔且方其難作始不過獲戾于一人而已莫不能知其誣也士訟于庠農訟于野

商訟于市旅訟于途莫不能言其誣也而當路者業有成心逆捍不聽或曰夫有所受之矣可奈何相與掇拾浮偽剝亂本實而難成矣故曰其奪之也不惟在于天而又在于人今夫世之知吾師者其指可覩也曰是何才而敏也又曰其好士也不遜吐哺握髪矣何其大也愚以為此其昭然者耳吾師禔身廉潔一介不苟而特不好為皎皎嘗語所知者曰人言毘陵故沃郡乃不能令吾囊之不枵然者何又吾師洵好士要以其暇及之

耳其所冣注意無如民其所冣功德至于今隆積而不墜者亦無如民也若夫顓顓焉而語才則遺操顓顓焉而語士則遺民固已昧矣而況于今之時其瑣而無能者類飾為小廉曲謹以干大利其健而有力者往往競于奇見能于刀筆之間而弁髦詩書以為吾不欲借與賢育材博名高也時趣如彼其知吾師者如此適足以相戾耳故曰得其細而不察其大覩其顯而未核其微是亦與于奪者也嗚呼吾師其遂齎志以沒矣乎雖然

毘陵即東南一彈丸之壤而其中林林總總不知幾何率家尸戸祝飯食必禱吾師即中道齟齬不克究其施設而嗣賢翩翩有文一日奮而翺翔所以光大吾師之緒未艾也亦足快矣獨憲等辱在吾師誼兼生成乃吾師之存也既不能明目張膽白見寃狀揭之日月之下及其一旦而溘然也又不能走千里酌卮酒以薦几筵仲無涯之感進而有慚于欒生退而有慚于孺子其何以謝吾師也吾師誠不我忘庶幾乘翔風軼飛雲時上

下于六龍之墟使憲等憑而見之乎不惟憲等其亦使
林林總總者得憑而見之乎嗚呼尚享

涇臯藏稿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涇皋藏稿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衍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裘行簡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張同履

涇臯藏稿卷二十一

明 顧憲成 撰

先贈公南野府君行狀

嗚呼傷哉我家大人之逝也不肖孤等自惟積戾重深及于大故日𦬼𦬼在疚無所愬語罔極之謂何而曾不得伸一朝之養竭力之謂何而曾不得如五尺之裳方尺之履猶然相從以殉若復湮墜懿美薄諸草莱無能

徼寵靈于賢豪長者之側以照臨其泉壤是不肖不復得數于人子也于是不肖孤奉伯兄仲兄之命抆淚而狀曰嗚呼家大人姓顧諱學字文博南野其别號也顧之先為楚道之石紐鄉人至宋而將仕郎百七者遷邑之上舍里十餘傳而為處士公夔娶于朱寔生家大人家大人生而倜儻負氣不耐博士家言獨遊于諸稗家喜羅氏水滸傳曰即不典慷慨多偉男子風可寄憤濁世又喜南華莊子曰即不經瀟灑自在不受人間世諸

約束孔孟之後固應有此居閒與客論天下事往往抗手掀髯長太息里人壯之推為亭長屬其耆老子弟約曰舊日之事衆為政新日之事我為政不然我無受乎一亭長其令我衆曰可哉稍稍來白事一切據理曲直之亭中稱平有攜豕酒為壽則謝曰是區區者而以為余伐魯仲連直應尸而祝之矣去之人益附會里人為邑長吏輸稅遂偕里人北遊天子都見宮闕之美官司之富欣然曰可以廛矣已而曰吾不可使壟上之木北

向而懐我也乃歸日黯然不樂不問家人生產逋累累集其附家大人者曲周之家大人以為醌即日告諸墓傾其產輸之所匄貸家徙涇水之上居焉居甚陋風雨至輒犯于寢帷日一糜夜一蓐行道之人相呼爾汝凡弟無知者已試為酒人豆人飴人染人漸能自衣食環而居者睥睨之齮齕百端莫可難也宵而諜諸室聲發于甍瓦躍家大人寤驚獲免違而至于石村三年產落無所存家大人不勝憤猛然欲有以自震于世曰由此

廢必由此興奈之何其避人也再徙涇傚廛而市平物價一權度廓然不較贏詘出片言婦人孺子皆信之市道驟行是時也方數十里閒其有財者公知家大人無一廛之產輒懷金踵門而貸之惟恐其不諾其貧者公知家大人無一錢可以貸人至緩急有無不求諸富人而求諸家大人家大人亦自知無一錢可以貸人至人有求輒挺身任之不以無為解嘗曰多財而後能斡究竟騃孺子耳其貸于人也即其人倉卒亡妻子有所不

知未嘗不息之而歸其妻子而貸人也即其人負我旁觀者皆有所不厭而求之未嘗不應以故義聲流動家大人遂隱然望于鄉云里傭有壯而無室者所得力錢純費于酒食家大人甚恨責其人令輸力錢歲為息而與之室里中幾無曠傭有逸金于肆之西偏標而搆逸者之名氏得姑蘇跛人召而歸之他日來市投三十金退而發金袠者半亦召而歸之洪人糴既按價而輸之粟矣越五日粟價頓衰家大人愀然為貶其價徵洪人

于塗而返金焉張氏兒有積逋于我積不償一二恐家
弱視而強食之不能禦大鬻其產容懷直而屬諸家大
人事解而徵屬如徵而與益張氏兒至今德家大人每
遇人數其事輒欷歔而欲涕也或售其土田未幾售者
欲謀而據之詭辭以訟弗克家大人還而謂之曰爾何
計之不精為此屑屑也爾素號壯士必欲得此者其以
膝與我售者跪而請遽返之不復言直不肖等就學歲
延經師而教之所事之禮最虔即富貴人以為不及歲

庚午不肖補邑諸生癸酉弟允成補郡諸生家大人戒曰孺子故少贑脫令汝一旦儼然富且貴哉驕大之色當不能侵汝吾何所患之患汝從市井學衆恭歸耳夫衆恭之壞人心也比之驕甚矣孺子無然福清施公龍岡守吾常闢龍城書院選五邑士而課之不肖與弟竝遊其中臨川周公念庭令吾錫數進不肖時弟方垂髫試之奇其才有客從涇西來裝百金造家大人所而行囑焉怒曰若賈我又賈我孺子哉我誠不慚于龍斷何

至向有司為市而以孔孟貨三尺法也他日有武陵客主于蒼頭奴家欲因之以干家大人蒼頭奴為誦説前事客愕然曰人言果矣逡巡而退兩公聞其事並賢之周公又廉知其素欲為登名于義籍而置禮焉吏胥陰以告家大人呼不肖謂曰我買人何短長于世刑賞之所不得及也今以孺子故俾我姓名馳入于有司之庭固已陋矣將又竊孺子之餘豔以驚耀里閈其何顏見吳越之士必不可立遣不肖辭諸公公愈賢之已而公

知家大人故貧時有賜于不肖家大人曰異哉公恩澤滿四境而勺泉不入于釜獨柰何我以孺子故侵賢父母乎又遣不肖辭諸公公知不可愈大賢之歲丙子不肖與弟偕試留都不肖有名家大人間有憂色始不肖之兩試而兩蹶也有喜色不肖問曰大人何昔之喜而今之憂也曰吾聞士可以貧賤激也激則恥恥則憂憂則動心忍性長其不能孺子挾策而試有司以為不才而蹶之孺子憂矣老人安得不喜今以一書生驟然為

東南最閒閻之人盛容色而矜道之所謂晝錦也孺子喜矣老人安得不憂不肖竦然起對曰兒也謹受命矣居無何疾病不肖等亟問醫家家大人曰年之短長譬如鳧鶴之脛然不可改也夫扁鵲倉公至今存乎吾無所醫矣不肖等泣而請家大人不禁及醫來以藥進不服也里人聞其病也人卜而人禱競來視于寢有泣失聲家大人笑遣之已而病大漸乃語不肖曰孺子其知之乎予流徙之民也長汝四男子蒸嘗無殄其庸多矣

頑孺子孝弟力田多行仁義且曰予家世屢空人之無
禮于子者衆孺子茍得志無修怨也言訖坐而起命不
肖等櫛手自洮頮理襟帶談笑自若明明不亂可一二
時而逝嗚呼傷哉家大人廣顙豐眉巨目隆準美鬚髯
吐聲如鐘生平守甚介而意甚濶與人交肝膈肺腑一
視立見意有所蓄如噎物必吐之而後已或私焉戒曰
勿泄也竟泄人以為尤家大人不悔久之知其無他腸
更厚遇之對人眉目灑然終日不能造出一佞辭遇有

不善必變色而戒焉凜凜不少假行里中狼籍少年皆走匿疾為老氏釋氏之言者曰二氏與孔氏抗而為三必人傑也固令其徒倚為餬口計哉晚年讀閩人龍江林氏三教會編大悅自是排擯二氏必援以為証尤疾巫祝人有癘人為淫鬼所憑能言人災祥趨而叩者趾交錯于道家大人曰有是乎我其試哉往詢之自晨迄于昏噤不答明日而癘人復人語里人病多媚于神家大人過必訶之曰夫神也而向人間索賂哉可賂當無

踰萬乘之王千乘之侯何頼于汝矣里媪多事佛最者持胎戒春秋之祀不以犧牲家大人曰何也曰懼傷物也曰若不榖食耶夫禽獸草木無之而非物也血食則傷禽獸之生榖食則傷草木之生若懼傷之二者何擇矣人服其論嘗自謂曰吾有二癖惡酒而喜事其説曰吾聞天地人名為三才才者勇往力行之謂也有如飽食而無為其亦不才也已矣吾聞禹無間然之聖也洪水之興宇宙為壑禹不畏而獨畏酒赫赫夏商没入于

酒池之中莫之援也矧于匹夫其敢犯之吾寧見嗤于竹林豪矣故家大人從涇三十餘年門無酗客有觴之者謝不赴未嘗爲客于樽俎之前間强起之當之竒遇其在三十餘年中髮不暇握食不暇哺汲汲有所事則益健有力為之加飯稍暇即言疲事至則又奭然起神躍于毛骨之間性孝弟當先王父之困于貧也叔父斆裁六歲即寄食于邑朱家項之邑朱家覆叔父莫可倚家大人又適遊燕不聞也歸而失叔父所大駭奔覓之

累日遇于邑之南郭相持哭遂携歸衣以其衣食以其食叔父感勵自奮克有樹立家大人病叔父與其四子宵衣而侍家大人復人給之田顧謂曰惜爾伯涼薄無以厚汝也嗚呼亦足以觀矣家大人生于正德丙子正月初九日卒于萬歴丙子十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一竊念家大人者倘可謂之能自震者矣非有一闗一柝之寄而能代人之憂非有升斗之儲于家而能急人之急非有移風易俗之任而能折人之邪非有尋章摘句多

聞多見之學而擬是非策成敗動中乎詩書非有沾沾煦煦之術可以恱人要譽于井里鄉黨而及其逝也皆為搤腕而嘆閔然有不平之色問諸古人當必有似者焉特其生于粗僻之鄉長于賈老于布衣其知之者不過饑寒困窮之人即有口舌碑何足以當天下後世之輕重而諸孤又多涼德救過不遑何足以恢張我大人之懿美播之子孫是用戰慄危懼日夜悼心伏惟先生挾四海九州之望掌萬物之是非蓄仁人之德惠幸收

其什一而旌之俾我家大人憑藉休明世世有辭焉則豈惟孤等實受嘉貺其將仕公而下與有榮施矣謹狀

母氏錢太安人六十徵言

葢母氏生十有九歲而歸我先君業不得逮先大父矣而其事先大母微婉有則先大母性甚莊又欲試母氏才往往故以意求多焉母氏有方曲事之自唯諾而上靡不如先大母之指者家故貧悉具篋中裝以為供具嘗一日大匱先大母日昃不克飯母氏捐帷而易粟從

鄰婦摘蔬數莖自吸其乳而劑之以進先大母甘之竟不知其所自也居恒謂先君是不獨有婦才進於德矣先君念不得恢於詩書以為男子有志四方奈何浮沈井里間自頹廢母氏知之從容謂曰我在君奚他虞始吾請供為婦也今也請供為子也惟君所之耳先君遂慨然請行凡再歷寒暑先大母若不知先君之不在側也而屬先大母病則先君心動疾馳歸久之先大母即世母氏摧毁不勝遂得心疾迄今不有瘳里人難之已

先君益貧還涇里之上隱市賣漿家所居蔭一壁煬一竈人不堪其憂母氏安焉而時時目憲輩孺子識之性警敏閑于大義御憲輩甚慈而又甚肅有不忍加而譙讓也第終日默不與言比其改也而後復曰是而大母之教也吾不敢隊迨憲與弟允后先舉於鄉益加肅曰庶幾其免於墮乎素不習書顧嗜書聞憲輩誦聲輙端坐以聽移時乃已間則令立左右擇其有關于閫德者遞誦一章先伯兄性仲兄自又次憲與弟允誦訖復令

解說所以以是為懽里媪有事佛者時時前為佛家言母氏嘆曰固也雖然與夫子之言不類亦曰與吾孺子之言不類卒謝去其識如此今年六十矣而憲幸舉南宫隷官司農氏欲請歸薦一觴為壽母氏亟賜命曰而忘而父之志乎吾事而父且四十年見而父每值其生之日輒於邑不食曰天乎生我鞠我今何在矣及其年六十也猶是志也吾又聞君臣之大也孺子始委質而驟言私不可且而父常有慕乎燕一再遊其間矣成而

父者孺子雖然憲欲越三千里而自致於堂下者終不可以已惟是先君之志昭昭也又不可以蔽端意以思不獲其處庶幾先生長者儼然有賜言焉其施大矣毋姓錢外祖曰愛月公有隱操

奉祝伯兄伯嫂雙壽六十序

萬歷庚子予伯兄居然六十太平矣而伯嫂陸孺人偕焉里中父老翩翩相率攜卮酒而過之美伯兄之仁讓曁伯嫂之懿和甚具仲兄謂弟憲成曰外德備矣其於

內德猶有待也弟盍言乎憲成對曰是弟之責也憶昔
吾父吾母自上舍遷涇里拮据生理至艱辛矣乃伯兄
故敏慧甫就塾輒日進數行稍長從故茂才嚴橫塘先
生受業課之文斐然有章先生異之吾父吾母喜見於
色一日伯兄忽踸而請曰兒也儒誠善惟是大人勞矣
兒優游章句乎請代大人息肩吾父壯而許之已而伯
嫂來歸則中饋之事吾母亦一切倚辦焉伯嫂承顏順
志怡然無忤是幹蠱之勤也仲兄與予及季弟次第授

書吾父曰孺子庶幾其有尺寸樹乎值仲兄善病所以督予及季弟兩人倍切隆師惇友不惜假貸以赴之二三親交相謂曰羔鴈玄纁累費在耳目之前龍虎風雲功名在歲月之後奈何強其不堪而希其不必也伯兄伯嫂咸笑而却之坦焉居已於瘁而予輩則享其安澹焉居已於菲而予輩則茹其厚用得專心致志無他撓惑是友于之愛也當是時伯兄伯嫂實柄家政出入盈縮悉其綜之恒情於此其孰能不波乃伯兄自一錢而

上悉登諸公焉無以有已伯嫂自一綵而上悉稟諸公焉無以有已是一體之公也仲兄遇事能斷伯兄有所疑輒就而謀焉其可其否往往舍已而從之不吝予與季弟後先成進士伯兄若固有之毫不以加於人又矜煢恤困天性也每遇夏秋二收即有年數顰而稱佃人之艱不求盈有所推移不求遂甚者并其本而貣之亦不問年來食指漸繁入不副出往往假貸以克行之自若不為悔伯嫂益以博大佐之閨闥堂廡門楣閭巷盎

然慈覆予之得以進而安於朝退而安於野伊誰之錫
是及物之恕也語曰仁者壽夫勤以幹蠱仁之則也愛
以友于仁之施也公以一體仁之度也恕以及物仁之
徵也有此四美壽不亦宜乎仲兄曰善請誦弟之言以
為伯兄伯嫂觴季弟曰善請誦兄之言以為伯兄伯嫂
觴伯兄聞之愀然顧伯嫂而言曰夫吾兩人何以得有
今日哉則吾父吾母之賜也吾父汲汲皇皇終其身不
得一日之暇吾母幸而望七又未嘗一日去藥石左右

也吾父吾母安在哉而吾兩人晏然有此也言未訖涙承睫而下仲兄與予及季弟相對黯然意不能自禁稍間予復進而言曰凡父母之愛其子也甚於子之愛父母吾父母昭昭在上見吾兄吾嫂之履玆辰也有不欣然樂乎曰猶吾在也人有恒言長兄如父長嫂如母予兄弟之得事吾兄吾嫂也其亦依然吾父吾母之猶在也伯兄默不荅良久曰是則然竟亦何以舒吾情於是偕伯嫂肅衣冠拜吾父吾母祠下手觴而顧者三而後

還而次第受仲兄與予憲及季弟之觴

鄉飲介大兄涇田先生行狀

嗚呼傷哉吾兄乎吾兄乎已矣不可復作矣日居月諸倏忽四更歴矣諸孫卜得歳之十一月十九日扶葬涇西阡於吾父吾母乎依將圖不朽於當世立言大君子偕過予屬予為狀相對流涕覆面不能出一語各罷去嗚呼吾何忍狀吾兄哉已而曰非吾其誰悉吾兄者宜狀則又曰吾兄仁心為質胞與為公家庭之所習見依

然在目也里巷之所流傳昭然在耳也若之何其委諸
草莽又宜狀謹次第而列之篇吾顧之先於吳為著姓
遭元末之亂逸其譜莫能詳相傳自宋將仕郎百七府
君實始家錫之上舍里世業耕讀以高貲雄里中好行
其德三傳有諱廷秀者益增修而光大之鄉人至今相
與誦說不衰越我高大父如月府君諱麟以孝友稱曾
大父友竹府君諱緯邑諸生生平無他嗜獨嗜書家坐
是廢蕭然四壁不為意也大父侍竹府君諱夔淳謹自

好不幸早世得年僅四十五娶大母朱孺人是生吾父
贈承德郎户部主事南野府君諱學字文博再遷涇里
家焉忠信直亮環數里内外兒童婦女皆能道之卒之
日里為罷市娶吾母錢太安人能以恭儉佐吾父白首
相莊稱合德云生四子兄其長也諱性成字伯時號涇
田兄生而通敏六歲就塾師受句讀朗朗數行下稍長
善屬對已而從里中嚴茂才横塘先生習舉子文落筆
斐然甚見賞異時吾父方轉徙石村意不樂復還涇里

家徒四壁寄身屠沽兄一日搆事父母能竭其力題若思不就喟然嘆曰吾不能行之安能言之歸而請於吾父曰大人勞矣兒優游筆古乎請得代事吾父憐其意許之於是遂慨然任家督之責一切拮据精心果任不少怠也而會吾仲兄善病兄憂之數言於吾父延名醫調治藥籠之需隨叩隨給不少惜也又言於吾父延名師課予及季弟讀供事惟虔至稱貸以充焉雖不少憚也或謂功名事安可知而強為此矻矻兄笑而謝之或

又謂今日之家子為政他日之家衆為政盡早自計乎又笑而謝之蓋兄自受家秉以來一出一入悉禀諸公銖寸無私焉非特無私而已且於衣服恒居其敝者曰吾所便也於飲食恒居其菲者曰吾所安也而獨於予三人則加腆曰是實羸弱不可以我為程也吾父見而喜以語吾母交相慶也及予與季弟後先成進士人情於此孰不冀有發舒以明得意而兄謹約如故無改惟是念吾父之壽僅踰六而遽見背也念吾母之壽僅望

七而復見背也誠痛之深悲之切方在苫次朝夕皇皇不少解也迨既襄事每上冢俯伏哭泣盡哀至於老不少衰也路人聞之莫不感動以為有終身之慕焉又念吾父居恒喜稱范文正之為人語及義田一事尤津津不啻口出如將步之趨之然者竟限於力不果及吾父卒吾母擬以所遺田三百餘畆分受予兄弟四人遂偕予仲兄請曰兒輩俱已長大得自生活願以此為贍族之資何如吾母大喜曰此爾父之志也於是每歲以春

秋二時差其等而分給之其不能婚不能葬者亦各量有助焉惟是所入常不足以充所出所施常不足以滿所願則又時時歉然不自得也其於人也老者尊之少者撫之貿於我者下之不如我者矜之強弗友者容之有以緩急告必委曲為濟無或拒也其人能償聽之不能亦聽之即不能而又以請又應之如初無或厭也坐是產日削逋且累累起矣無或悔也有以田產售直必從優如係親暱越數收便令取贖即力不能預歸其產

令以漸而償無或恡也至其一念惻怛與民同患尤有異焉見饑者則為之憂無食見凍者則為之憂無衣當東作時雨稍慳則為之憂旱稍溢則為之憂潦幸而免矣及西成時又為之憂曰終歲勤動得一飽乎公私之逋得相抵乎其於佃人數丁寧主者曰無求足無求精毋拘拘常額耕者不食食者不耕可念也嘗有佃積逋不償蒼頭以告且曰歲行盡矣無可待矣兄不荅至除夕遽遣人貽之衆二斗錢百文蒼頭訝而問之兄又不

答復曰是且誨迺將人人相率而效尤明冬庭可羅雀矣兄卒不答予猶記歲在戊子己丑間連值大祲兄檢篋中得券數紙一一手自裂之曰當此朝不饔夕不飧無令渠輩胸中猶有這些子在也又記一日遇公差繫一人於舟時嚴寒深雪視其色郎當甚而且甚饑詢之則以官逋二金故兄惻然曰是不凍死必饑死不然亦必中傷寒死矣奈何以此須喪人一命因出酒勞公差令釋之且啖之以糜入而括二金代完厥逋竟不問其

姓名也久之其人率妻子攜一榼來謝仰天數十叩首而去一日家被火召匠者修治時值農冗無不欲竟此而後朝食適市有許姓者於藥肆中鋸木忽倒其廊徬徨無奈兄聞之動色遽停工令與許修治各役感兄之義踴躍爭赴不日而工竣矣其急於為人類如此里有爭率就質於兄兄為悉心排解或不從徐徐為設酒食勸諭之間有事屬兩難或已聞諸官輒陰損貲調停於中卒懽然請罷往往既罷而兩家猶不知其所自乃或

有客緩頰言某所某人丁某事某當路若叔氏所善也某有司若季氏所善也幸借一言居間請得以不腆佐觴為公壽則驚起曰此言何為至於我輒掩耳走又或左右倉卒言某所某豪欺我摧辱我則又笑曰此物奚宜至哉我不能為汝馬牛也若無誣我輒叱去而特其性稍卞遇所不當意輒徵色發聲人或有不能堪少徐之未嘗不覺也既覺未嘗不悔也既悔未嘗不自訟也引罪負咎刻切迫至若踧踖無所容非特於儕輩然即

於子弟亦忘乎己之為尊行也非特於子弟然即於臧獲亦忘乎己之為主翁也溫顏欵辭就而相慰無藏匿無彌縫無繫吝無矯飾曠然如日月之食而更也仲兄臨事果決是非可否無所依阿凡有疑必就而商焉往往舍己而從之不以為屈曰吾不如仲之斷也予與季弟莽莽生計凡代為經理不辭勤劬數年來見兄精神稍不逮壯不復敢以煩亦既各有分主矣偶有見聞必就而語焉曰其事當何如其事當如何即與主裁不以

為嫌曰兩弟不如我之悉也始予官戸曹兄貽書來言曰是錢穀之地也最易贓人盍慎諸予為之悚然既而移銓曹兄又貽書來言曰是鏡衡之地也知人實難盍勉諸予又為之悚然及予奉譴而南謝曰弟無狀負兄奈何兄愁曰吾父吾母所望於吾兄弟者何如而出此言耶弟負貴人不負兄也及予再還銓曹復被放時季弟亦被謫歸矣兄率之迎謂予曰叔不負季季不負叔幸兩兄亦不負叔季吾聞居官者不知有家方能盡分

居家者不知有官方能安分何意於今見之且吾兄弟少相嬉長相習壯而相抛也每夜未嘗不入夢思玆得聚首一堂怡怡以老尚何求乎先是少宰栢潭孫先生官宗伯時數向予詢兄起居予具告之先生嗟賞不去口比予歸先生緘一劄寄兄曰聊借此以表緇衣之好予歸具冠服而致之兄兄謝曰先生之意美矣吾不堪也請辭已而邑侯柴父母廉知吾兄為旌其門曰一鄉首善則又辭今邑侯林父母舉鄉飲則又辭辭不得卒

不赴也予詢其故兄曰二弟視世豔若浼兄視世豔若飴不亦愧乎予聞之更不覺怳然自失也大率吾兄生平於勢利二字甚輕於天理人情四字甚重視其中滿腔子一副慈悲按其外日用間一味方便而又渾如純如穆如郿如纖毫無所為也是故為子則不忍咈親之心為父則不忍咈子之心為兄則不忍咈弟之心處一家則不忍咈一家之心處宗族則不忍咈宗族之心處鄉黨則不忍咈鄉黨之心至於強者或見以為懦智者

或見以為愚巧者或見以為拙達者或見以為拘而兄
自若也至於懦我者或嘗之以梗愚我者或嘗之以詐
拙我者或嘗之以滑拘我者或嘗之以偷而兄自若也
陶彭澤云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予不敢知竊
以為列於古之所稱長者庶幾其無愧也已矣兄生于
嘉靖辛丑年七月十一日卒于萬歷乙巳年正月十三
日得年六十五歲娶陸氏處士雲泉公女子六人曰與
淑邑庠生娶黃氏承隱公女曰與滁國子生娶李氏邑

庠生養沖公女繼娶邵氏國子生寓褱公女曰與渥邑庠生初育於仲兄既而歸娶陳氏敬淳公女繼娶朱氏瑹琴公女曰與浚邑庠生娶華氏原隆公女曰與溉國子生則吾弟季時所育而子之者也俱陸孺人出曰與滋娶夏氏企吾恒所公女側室康氏出女三人一議郡庠生混壓泰公子坊一育於與滌議慕劬倪公子德沾一育於與淑議邑庠生澹衣黄公子其殤俱側室康氏出孫男六人與淑出者四曰樾娶黄氏邑庠生覲斗公

女曰棣聘朱氏九臺公女曰檻聘黃氏逸所公女曰楷
聘胡氏我維公女與渥出者一曰榴未聘與浚出者一
曰橙聘錢氏三洲公女殤孫女七人與滌出者一未議
與渥出者一今為與滌所女議新吾周公子士及與浚
出者三一議邑庠生廷俞唐公子道履二未議與滋出
者二一為與淑所女議國子生三川陸公子立中一未
議嗚呼吾父生我吾母鞠我吾兄成我自惟薄劣莫能
報百一焉庶幾大人先生憐而賜之一言吾兄死且不

朽惟憲亦死且不朽敢九頓以請

奉壽仲兄涇白先生六十序

萬歷丙午仲兄適週一甲子榜於客座曰六十而壽人道之常也然而在他人則宜在吾則不宜一以先伯兄之戚不忍言壽一以涼薄之德不敢言壽一以懶病之軀不克承尊親歡而為壽敢辭予見之謂弟季時曰仲兄為尊親言耳此家慶也吾二人不得以是例且仲兄之壽道多矣亦不得概以是辭也憶昔吾父主家政伯

兄實佐之僃殫心力迨吾二人治舉子業師事原洛張先生時仲兄善病與藥石為隣一日言于吾父曰兒不能佐吾兄猶能佐吾弟請得再理佔畢以朝夕切偲其間可乎吾父大喜原洛先生試之文立就多奇警試於郡邑俱褎然前錄及予成諸生遂罷去不復事客詰之對曰始吾非真有功名想也為兩親耳以為不得之弟將得之我今弟幾得之矣何必我哉至於朝夕切偲則始終不替焉吾父益喜以語吾母吾母亦喜曰兄弟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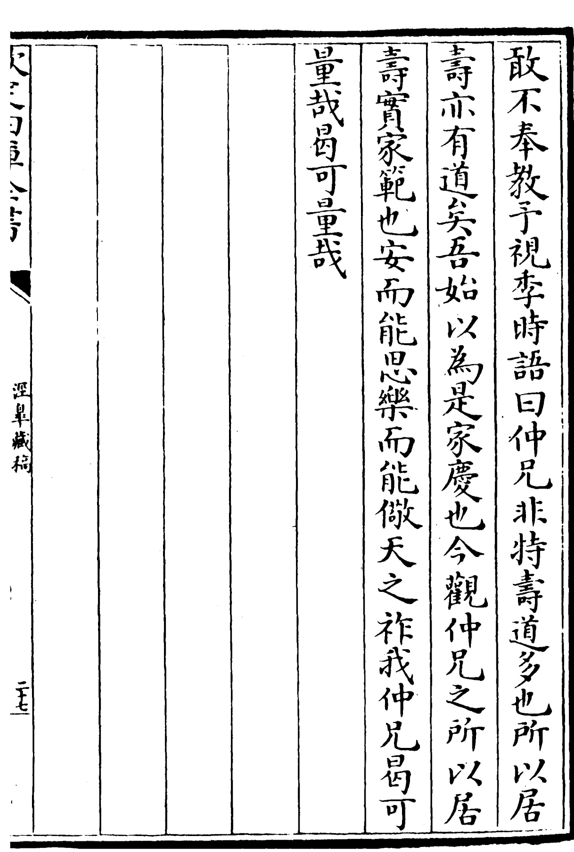
怡吾老人復何憂其宜於吾父吾母有如此者比吾父
逹養伯兄亦倦于勤矣仲兄曰吾始者佐吾弟今請佐
吾兄一切拮据靡不毅然身任上者虔祖廟惇宗盟下
者營堂構籌出入井井繩繩各有條紀伯兄曰微吾弟
吾何以慰吾父也吾母多病仲兄憂焦萬狀檢方製藥
躬為劑量不以委左右吾母間有不快宛轉膝下曲為
寬解俟其釋而後即安伯兄曰微吾弟吾何以娛吾母
也已而吾母見背後先兩大事竝屬仲兄仲兄盡瘁以

將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伯兄曰微吾弟吾何以妥吾父吾母也以至有所疑必就而商焉有所行必分而任焉有所緩急必恊而濟焉伯兄曰微吾弟吾何以治吾家也其宜於凡有如此者吾二人相繼得第二十餘年於斯矣而仲兄不知有官未嘗隻字溷公庭也居無何相繼獲譴一紀於斯矣而仲兄不知無官未嘗纎毫介於色也非徒然也且知吾二人之不諳治生也而為之擘畫知吾二人之羸羸乎其弱也而為之調護邇年從同

邑諸君子偕復龜山楊先生東林書院又知吾二人之亟於求友也而為之經理其相體也以情其相扶也以義不出戸庭而獲多助之益抑何遭逢之幸也其宜於弟有如此者仲兄生平不二色不華服不侈味閒嘗集童子數人習梨園之戲聊寄意耳不時御也少喜豪飲叔父東野公面呵之自是遂有節訓督子姪必軌於正無敢以惰見有不恪惟恐聞之待臧獲外嚴而内恕有過輒原之曰彼非故也伎倆有限耳不求備也其宜於

家有如此者性開爽不設機械即有機械之者寘不應
與人交脫畧形骸不脩苛縟驟而遇之見謂簡傲久而
知其無他也更歡然信愛論事是曰是非曰非不肯含
糊遇貴不諂遇富不忮遇窮乏矜憫周恤無吝也有叩
量力而應之無却也又往往負不償無責也遇橫逆能
忍無校也性又喜客客至無問識與不識迎而舍之即
終歲無厭也其宜於人有如此者由此言之仲兄之壽
道多矣李時曰善遂偕過仲兄為仲兄誦之相與捧觴

以獻仲兄曰吾不堪也已忽泣然淚下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安在也乃詣先祠再拜三薦觴焉又曰孔懷兄弟同氣連枝今何以為情也乃詣伯兄之几再拜三薦觴焉而後退自觴也亦以觴予二人曰願共砥礪以保暮齡以答吾父吾母曁吾兄之靈無忽予二人跽而謝曰敢不奉教於是諸子姪輩若浹等次第上觴仲兄次第受之而亦次第還授之曰願共砥礪以赴壯齡以答爾祖爾父爾伯爾叔之勤無怠諸子姪咸拜而謝曰



敢不奉教予視李時語曰仲兄非特壽道多也所以居壽亦有道矣吾始以為是家慶也今觀仲兄之所以居壽實家範也安而能思樂而能儆天之祚我仲兄曷可量哉曷可量哉

涇臯藏稿卷二十一

涇皐藏稿卷二十二

明 顧憲成 撰

先弟季時述

嗟嗟吾弟棄我而去忽驚周歲矣音容宛如渺不可即索居無賴追念生平時拈片紙書之彌增人琴之感不能詳也聊存影響無失本來面目云爾搜揚表揭寫此全真尚有望於同好

吾顧之先於吳為著姓遭元末之亂失其譜莫能詳相傳自宋將仕郎百七府君實始家錫之上舍里世業耕讀以高貲雄里中好行其德三傳有諱廷秀者義聲益著鄉人誦説之至今不衰越我高大父如月府君諱麟有長者風曽大父友竹府君諱緯邑諸生以文行為時所重大父侍竹府君諱夔淳謹不苟不幸早逝得年僅四十有五娶大母朱孺人是生吾父贈承德郎戸部主事南野府君諱學字文博再遷涇里家焉忠信直亮環

數里内外兒童婦女皆能道之卒之日里爲罷市婁吾
母錢太安人能以恭儉佐吾父白首相莊稱合德云生
五子長爲予大兄伯時性成次爲予二兄仲時自成又
次予憲成又次殤吾弟則㝡少子也
吾弟少敏慧而頗好弄年十四從少弦張師習舉子業
師弗善也以語吾父吾父曰是兒恐非落人下者張師
曰吾亦知之不激不奮耳吾父曰善遂令更他師居半
歳忽謂予曰弟知過矣弟知過矣請歸而㮚繩墨予大

喜言於張師而復之衆未肯信張師曰身請任之無煩諸君慮也久之果如所言即耆艾宿儒雅以端方見推者皆謝不及予因問弟何感而遽如是弟曰恐傷兩大人心耳予曰此是做人根子當與吾弟共勗之

弟為舉子家言不甚經思而簡拔遒勁自不可及同里雲浦陳先生一見而竒之弱冠游郡庠每試輒冠其曹如臨川念庭周公福清龍岡施公姚江梅墩邵公俱待以國士又不獨賞其文也

原洛張師嘗游毘陵荆川方山兩先生之間雅有聞吾父令予與弟稟業焉每語輒契張師曰舉子業未足以竟子復師之見方山薛師薛師喜亟呼其兩孫締兄弟之交而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異日其無忘老夫也兩孫蓋海内所稱大薛純臺小薛玄臺云

弟性介辭受取予纖毫不苟癸未自南宮還讓里有蔡二懷者篤行君子也雅慕重吾弟屬少弦張師為介紹

率諸子北面稟業且欲延致家塾弟欣然從之已而致束金謝曰吾庶幾藉是避俗遠囂收拾身心不為不受惠矣况此君非有力者其以諸郎見屬實欲相與切磨於道義非顓顓為攻舉子業取青紫計也吾奈何獨以利言乎壬辰謫光州别駕當路不欲煩以事假差歸曾景照中丞檄所司致俸薪辭弗受及沈太素中丞繼撫中州復貽予書曰此不可以少佐三徑松菊乎為寄聲季君勿拘拘也弟曰即爾何以謝曾中丞屬予力却之

於是歷十四年餘矣計前後所積可千金比吾弟歿州守璩公復齎二百四十金為賻屬邑侯平華林公來言此沈中丞意也顧無煩往返兩孤乃以告於几筵而辭焉

吾弟於身家事儘悠悠惟是世道人心所係則寤寐不忘歲丙戌赴大廷對策指切時事不少諱其略曰臣聞之宋臣蘇軾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太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

不及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垂絶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二豎至其有事且急也雖以唐代宗之昏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崇朝而去其腹心之疾何則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以改為而常患於不及見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所以不悟也臣誦其言未

嘗不反覆嘆息也恭惟陛下虚懷若渴采及葑菲進臣等於廷賜之策問不知陛下於臣之言將重之如太山乎抑輕之如鴻毛乎抑臣有言而君不肯非臣之罪也君有求而臣不言實臣之罪也況臣感時發憤有慨於中久矣令明問及之乃忍緘默以欺陛下耶凡陛下所以策臣者無慮數十百言究其指歸賞罰二科而已夫賞者勸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賞者所以勸天下之意也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罰者所以懲天下之

意也法常有為意常無為有為者以運天下無為者以宰天下令陛下式古訓遵成憲賞罰之道甚具而有法然而德澤不究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聖制言之矣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實也即臣愚所謂意也臣愚竊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以累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皇上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好皇上明以惡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惡二者何也曰内寵之將盛也曰羣小之將

逞也夫人主席崇高藉富有無一不足以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為甚色之中人也微而其溺人也㝡沈錮而不可解聖王之所亟遠也昨者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册封為皇貴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憂過計因而請册立皇太子因而請加封王恭妃皇上不温旨報罷則峻旨譴逐矣夫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下之公也鄭貴妃即奉侍勤勞以視天下猶為皇上一已之私也今也以私而掩公以一已而掩天下

亦已偏矣偏則皇貴妃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外不獨此也閹人侍妾又將乘其偏也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外之間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為皇上之好惡用而為內寵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夫人主之耳目惟一而天下之耳目人主者且萬萬雖甚神聖其聰明宜未足以徧也將必有以寄之寄之得其人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非細故也邇年以來皇上明習政務聽覽若神蓋辨及左高察及

淵魚幾於偏矣竊聞之道路往往二三羣小伺察而得之此可謂寄得其人耶不得其人耶私計皇上非不知不得其人而姑寄之者其亦有不得已也蓋曰朕向以天下事付張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時公卿臺省從風而靡外廷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於此輩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為不然夫善為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聞以偏而益其偏皇上懲居正之專散而公之于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於此輩則居正之專尚與皇上為二

此輩之專且與皇上為一與皇上為二則救之也尚易與皇上為一則救之也倍難柰之何其弗思也且此輩之始用事適皇上鋭精求治之初彼方見小信以自結其所稱述指陳類多依于公義猶若未害久之則陽公而陰私矣又久之則純出于私矣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為皇上之好惡用而為羣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澤之壅法令之尼有由也臣愚以為欲效忠於皇上當自今日始欲效忠於今日當自兩者始皇上

視無事若有事以臣言為重于太山則皇上之明也皇上視有事若無事以臣言為輕于鴻毛則臣之愚也時讀卷官大理寺卿心泉何公見之諗於衆曰此生之言何為便堪鎖榜矣大學士婁江王公取閱之易置二百二十三名吾弟退而輒自傷以為恨不得達於皇上也誠得達於皇上即復擯斥幸莫如之何論其他適南京右都御史剛峯海公屢為房御史所詆發憤曰臣下皆自處於私奈何望皇上無私也於是與彭公旦陽諸公景

陽合疏言之歷數其欺妄之罪且曰人固有食穢自肥而幸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己之貪而不畏人之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於君父之前而無忌者夫欲天下人為寀甚易為瑞甚難寀身享貪饕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昔司馬光言小人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寀之詆瑞千有餘言大槩不出此術之外曰大奸極詐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曰侮慢自賢舉世

皆濁已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曰貶奪主威損
辱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以褱之詆瑞吹毛
求瘢宜無不至而所據者不過如此臣以爲適足以明
瑞之無他瑕玷而褱之陰險窺覘亦無所用其狡也夫
褱誠巧而合俗瑞誠拙而忤世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
堂堂天朝君子滿廷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賢有名教
史册有公論不意青天白日之下有魑魅魍魎如褱者
出于其間也陛下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褱

乃欲逆銷天下之氣節抑慷慨之士如瑞者令無容足之地是陛下之所褒寵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寵之所必擯也以如此妬賢仇正潑惡無恥之人而晏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之士風而入于欺罔謟詐之俗臣等有裂冠冕而去耳不與之竝立於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寵有奸如山不可動揺然公論既明人心自快寵雖頑鈍無恥亦何面目一日立于東南諸士之上乎臣等何仇于寵何私于瑞但恐是非之公

鬱而不宣一海瑞尚不足惜正人如瑞者相繼而指為
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房寰尚不足畏小人如寰者
相繼而傾賢能則小人之道日長矣剝復否泰之機於
是乎在不可不為之深慮也疏奏得削籍歸癸巳官儀
部有詔竝封三王衆議洶洶於是又與岳公石帆張公
文石合疏言之其略曰本月二十五日皇上出禁中密
札付元輔王錫爵私邸臣等不知札中所云是何天語
第料得君如元輔眷元輔如皇上信無有遲緩冊立以

負祖宗在天之靈至次早禮部出聖諭則元子暨皇三子皇五子一併封王而錫爵亦且入閣辦事臣等始遂不能無疑及聞人言嘖嘖封王之諭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即次輔趙志皐張位竝不得與聞而禮臣羅萬化科臣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等俱至錫爵私寓乃不得其一面始知今日之詔皇上以一人議之臣等不至病狂喪心寧敢無言以負皇上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蓋言公也況以宗廟社稷之行而可付之一人之手乎

皇上試清心而籌今日冊立一事其關係何如前而祖
宗九廟之靈後而子孫億萬年無疆之業近而四海臣
民之注望遠而九夷八蠻之觀聽君子小人之所顧盼
而咨嗟宮闈近習之所望風而承旨社稷安危在此一
舉皇上奈何易視之而閣臣奈何嘗試之臣且不敢危
言以激皇上兼忤閣臣調停之意亦不敢漫述漢宋故
典及祖宗朝遠事以滋煩瀆敬體皇上法祖一念直據
世宗肅皇帝穆宗莊皇帝近事請皇上法之世宗肅皇

帝於嘉靖十八年册立東宫該禮臣具題故實見在竝未有三王竝封之事而皇上創見之臣故知皇上之必有不安於心也且聖諭大旨惓惓以皇后生子為言則皇上不記昔年正位東宫之日乎維時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而穆宗莊皇帝曽不設為未必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近此言皇上可思也臣嘗讀聖祖寶訓一字一句無非維持宗社極慮後來聖子神孫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賴之不然而虛借文辭掩飾過舉至

良法美意徒以藉奸臣而資固寵忠臣義士所飲血椎心寧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于地下已而考功郎趙公儕鶴司內計盡公不撓盡黜當路私人當路銜而計去之於是又與于公景素陳公員嶠賈公太石薛公玄臺張公文石各抗疏言之先是已丑薛玄臺因南都耿總憲定向以不送揭帖叅御史王公藩臣疏劾其阻塞言路當路大恚之座師內閣潁陽許公輒疏論玄臺吏科都給事陳海寧復望風排擊弟

聞之仰天浩嘆上書許公極言之其略曰閤下憤發于進士薛敷教之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且欲皇上勑下九卿科道各陳紀綱何為而正風俗何為而淳允以為無庸謀之九卿科道也朱子謂紀綱之所以振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而禮義之風廉恥之

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由此觀之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於以勢相脅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在於使人無可言

耳方今朝廷之上果何如耶允不能詳請舉其畧近見吏科給事中陳某言路一疏大可異焉彼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謂出於臺省為蕩蕩平平不出於臺省為傍蹊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於公即蕩蕩平平出於私即傍蹊曲徑陳三謨曾士楚輩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為何如也其以今日為臺諫者上自乘輿下及宰執内從旃厦外從閭閻近由甃蹕遠至邊徼何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得上書一

市井傭奴得擊鼓而訟言路不可謂塞即一二蹈尾披鱗誤攖聖怒相率營救舉得畢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說美矣然言者如李居懋檜劉君志選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聞其相率營救也豈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矣允嘗怪而思其故始知李劉高饒之屬皆攖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其有攻無救豈曰無謂間有一二上攖聖怒相率營救亦誠有之是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

能為宰執臺諫之重輕者耳以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壬午以前為諱言壬午以後為輕言也其以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言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故躁妄者爭趨頑鈍者爭附以允釋禍後所覩記如前所稱李劉高薛饒五人外其建言者又不過黄君道瞻盧君洪春王君德新及允兄憲成耳以庶官之夥三四年之遂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也其以建言為釣名為掩

過為躐位為取捷徑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是非有真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即如彼附曽王又反罵曽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昏夜受遺白日請禁天下終不信其非壟斷之夫至於躐位捷徑之說則往時建言諸公信有一二如其所譏者要亦晩節不終務為容悅抑一節自喜袖手旁觀者耳設守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坎坷萬狀吾未見其位之躐徑之捷也信若彼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以順

為正京堂美職操右帑而收乃為不蹕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云非無上事而喟然嘆也倘臨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膽不言倘皇上不廢郊祀則洪春不言倘何尚書起鳴不搆陷辛左都自修則德新等不言倘邵給事庶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倘耿右都定向不逢迎當事而以先發後聞參王御史藩臣則敎教不言何得詬建言者不啓蟄而雷鳴不嚮晨而雞號也

其以今日時異勢殊既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鄢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艾穆鄒元標之慷慨夫以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誨慢游不輟規贊襄不輟勸損益不輟警其亦何嘗不慷慨也豈如彼狃于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為奇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乎且彼乞墦丐子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其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何苦為彼曹所弄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已之名實哉蓋孔子告顏淵以為邦

深嚴佞人之戒彼以方今第一佞人首置天垣九卿科道咸若彼曹賢否何辨功罪何核善人何慕不善者何懲朝廷之所為紀綱風俗已掃地盡矣更何以令天下閣下欲為根本之圖講挽回之術所願亟遠佞人務近莊士一切曠然與天下更始則主德可回相業可廣人心可收紀綱風俗庶幾有瘳否則未知所税駕也昔孔子大聖人也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欲往公山佛肸則子路不悅而孔子且時復自喜曰自吾得子路惡言不入

於耳聖賢師友之相與如此允不肖何敢望子路而不敢不以孔子事閣下懼以貢舉非人累閣下也又見童儒試於有司奔競成風致孤寒往往遺落不得進其在郡試一關尤為喫緊而取數甚窄深為扼腕於是致書邊南亭郡伯言之語云在廟廊則憂其君在江湖則憂其民弟庶幾焉李見羅先生坐雲南報功事被逮竟罹大辟與論究之廣東布衣翟從先欲詣闕申救不遠三千里特過涇上商諸弟弟極口從臾之布衣又欲進澄

海唐曙臺所輯禮經於朝竝為代具疏草海忠介被論
吳門李晉陽時為庶吉士憤然不平具疏論救會有尼
者不果弟聞之偕同年諸景陽彭旦陽訪晉陽邸中因
從容詢之晉陽欣然出原草視弟弟擊節稱善遂採其
十之六為疏以上至今語及猶德晉陽不置其赴義若
渴不分人我類如此

吾弟天性孝友稚為吾父吾母所鍾愛雖曰憐其少亦
其一段誠意懇惻深至有以當吾父吾母之心也不肖

舉丙子吾父遂棄養每語及輒相對欷歔且曰吾父居恒好稱范文正公之為人津津不去口此是萬物一體胚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命無受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癸未舉南宫遂移病歸則以吾母善病也癸未成進士坐言事罷會南太僕繼山沈公南臺警亭陳公按院厚齋荆公先後奏薦奉旨起江西南康府教授特懇於按院雍野李公代疏請致仕又以吾母年且望七愈善病也予兄行中居三僅長弟四

年而弟事予甚恭不減於事兩兄當歲乙未予病甚且瀕於危屢矣弟憂之寢食為廢予一夕夢弟手捧書一卷視之則金縢篇也覺而異之頃之復夢吾弟誦聲朗朗伏而聽之即金縢篇語益異之詰朝以告吾弟弟默不答而察其色甚喜因再三詰之乃曰弟頃者連夕私禱於上帝願以身代兄不可願減筭益兄筭即內人不知也今既屢見兄夢上帝其必矜而許之矣所以喜也惟是天機忌泄願兄含之予曰有是哉已而予果無恙

至於今且一紀而餘矣每黙自循省何以承此於弟哉乃弟一日奄逝適符减筭之請而予竟不能為弟代也又安敢并弟一腔心事埋没故特表而出之且以示子孫無忘焉

吾弟端毅清眔不以私徇人人亦不敢以私凂之對客不作套語與朋友交表裏洞徹通不狎遠不忘往來竿牘不作寒暄語高存之曰吾篋中藏有季時手裁數十幅即寂寥數字必有關係他如上許相國及與羅布衣

等書一段正氣凛凛逼人足令頑夫廉懦夫立至今讀之猶有生色又曰李時貞降魔手今何處更得此人記得二十年前魏懋權嘗謂予曰君家李公涇凡大是不凡自其來都數相過訊雖復聊且遊戲率有趣味可諷觀人必於其微吾以此得李公矣

萬歴十六年邑大祲餓莩盈道時弟廩中僅有粟百石輒捐其半以賑一時士民翕然從風是歲也饑而不害邑侯李元沖救荒錄具載其事

業師重所尤公歿子甚幼少弦張公歿無子竝爲經紀其喪門人孫申卿以遺孤見托悉力維護不恤恩怨爲弟子則不負師爲師則不負弟子故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弟一日喟然發嘆予曰何嘆也弟曰吾嘆夫今人講學只是講學耳予曰何也曰任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予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傳食諸侯一句予爲俛其首又一日讀朱子集

有曰海内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明辨此道無由得明謂予曰此弊於今亦然且昔也分而為二今也合而為一則其害更有甚焉即令象山龍川兩先生見之當為扼腕因取集中無極辨王伯辨與凡論及兩端者輯為一編名曰朱子二大辨予為序而行之已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為惟此四字編而自為之序擬欲上之朝不果

弟居恒吶吶如不能出諸口及遇是非可否紛紜膠轕

處一刀兩段略無粘帶與同志商摧義理品隲古今衆論蜂起徐出斥言剖之莫不豁然以解其大指一依於正不喜為通融和會之說嘗謂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有分若只跟陰陽五行走便不濟有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也吾輩慎勿草草開此一路誤天下蒼生聞者咸悚

吾弟善知人有世之所翕然共推而獨抉其隱有世之所哄然交詆而獨闡其幽往往於一言一動一嚬一笑之間斷人生平毫髮不爽又善論事有衆之所共喜以為必成而獨籌其敗有衆之所共讁以為必敗而獨策其成初時聞者且信且疑甚而且駭徐而按之如合符節錢起莘嘗言吾黨殊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時以此也

吾弟好以静每日兀坐一室不問戸外事好以整案頭

惟攤書一卷既卒業而後再以一卷易之諸一切文具及觿礪之屬位置有常予默記之終歲如一日也好以朴衣不求華食不求精取給而已左右使令惟蒼頭一二人閭行里巷中角巾布鞋遇者不知其為誰自謂木石可居鹿豕可遊也

弟讀書不局章句惟時時將本文吟諷彷彿意象氤氳而止間拈一二語迥絕蹊徑如九方皐相馬超然得之牝牡驪黃之外有勸其著述者應曰吳康齋先生嘗病

宋末箋註之繁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章楓山先生亦曰儒先之言至矣刪其繁蕪可也予竊深韙之何敢復攘臂於其間比歿檢其篋及遍訪諸知交間僅得策一道疏四道書七十三紙劄記八十一則講義三章像贊一通哀辭四篇詩六十九首因為次第成編而命之曰小辨齋偶存小辨齋弟所讀書處也

楊龜山先生寓吾錫建有東林書院歲久圮壞高存之一日檢邑乘見之謂弟曰叔時嘗欲搆一讀書處晕一

三友生切磨其中此殆造化留以待叔時也弟喜而告予時予方卧病聞之蹶然而起遂偕安劉諸君子請於當道而修復之每歲一大會每月一小會弟進而講於堂持論侃侃遠必稱孔孟近必稱周程有為新奇險怪之說者輒愀然改容辭而卻之不少假借退而與同志聚處虛而能含恭而能下坦而有則敦慤而無華始見恂恂然繼見穆穆然久之真誠溢出不言而使人之意消予丁艱年方賴弟左右夾持所欲求助於四方英豪

又賴弟密為聯屬其間乃今名失一愛弟實幷失一畏友手足心膂其將安托正不知何以收之桑榆送此餘生耳

弟生而弱夙不理於家每有疾輒不食歲丙申九月病大劇不食者歷四十日有以醫請者黙不荅有以祈禱請者叱去之舉家憂惶莫知計所出予以間問曰弟中何如弟曰亦只如常曰有痛否曰無之曰有所欲言乎曰何言此時弟只有凝神定氣循循黙黙以待天機

若攙入他念便是自暴自棄且欲為此身計此身非我有欲為子孫計一人各有一乾坤吾無與也予服其達識久之竟愈嗣後亦時發或一月愈或半月愈或旬日愈予竊喜以為精神漸固血氣漸堅晚景當益佳無虞矣乃去歲夏五月偶感微疾至六月二十一日竟不起謂之何哉抑弟在丙申業已超然死生之際視世之依依戀戀握手丁寧不能自割者天淵矣况去之十二年其於斯日有進焉者乎又何足以區區俗情為弟慟也

獨予與弟自少而長而壯且駸駸白首追念五十餘年間或予倡而弟和或弟倡而予和或予所見以為可而弟以為否或予所見以為否而弟以為可相勸相規忘爾忘汝其怡怡也既為道義中天親其切切偲偲也又為天親中道義一旦永别生趣頓盡不復能自持耳先是十九日之夕有大星爍爍從空而下墜於小辨齋之後圃時河旁居人相攜乘涼咸見而異之二十一日之早弟謂其室華孺人曰大菩薩來訪且及門矣俗稱雎

陽張公巡為大菩薩云華孺人怪不敢問弟遂不復語
夷然而逝家人聞和鸞之聲隱隱從空而上踰時乃已
噫嘻信奇矣乃知弟之去來應不偶然也
有問於予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歲季
時亦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予默然久之乃曰弟
庶幾能見大意矣記得壬辰二月間與弟燕坐予問曰
日來做何功夫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
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好處予曰喫緊只在認取

自家弟曰弟默默自忖半近狂半近狷如之何予曰試舉看弟曰居恒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尚未能跳出硜硜窠巢也不近狷乎竊恐兩頭不著也予曰如此雖欲不為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難言凡今世所謂中行大率孔子所謂鄉愿也弟何敢效焉且弟檢點病痛是一箇粗字去中行彌遠予曰此却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真色鍊粗入細細亦真矣狂狷原是粗中

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總不出一箇真若不論真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細於中行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為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今但去密密磨洗更無他說子曰尚有說在弟曰何子曰已曾說過了喫緊只在認取自家果能分明認取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見日自消矣譬諸身處春秋只認著孔子作主五霸如何上前得身處戰國只認著孟子作主七雄如何上前得弟曰此兄性善之指也弟實死心塌地信以為

決然及入身來尋常無事儘滔滔自在去一遇塵紛向來種種病痛依舊又發熟處難忘如之柰何予曰這是你的事與我說無用弟曰兄於此一一打得過否予曰我的事與你說亦無用弟擬再問予莞爾而笑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遽過予齋頭予猶在寢即披衣出見弟迎謂曰原來這事只是如此別無竒特昨却多了一疑攪得一夜不睡至天明且如人欲適京水則具舟楫陸則具車騎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偶遇艱阻只須

從從容容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爾着忙妄生愼惱甚者
且以為舟楫車騎之罪這箇喚做騎驢怪驢又喚做騎
驢覓驢展轉不已直教你東馳西鶩二二三三被那些
葛藤纏弄到老竝無下落却只剩得一雙空手而歸豈
不大悞予欣然首肯曰是是是弟遂出孔壇四景圖視
予一曰暮春風咏一曰當暑絺綌一曰江漢秋陽一曰
歲寒松柏因請曰這是箇鴛鴦譜乞兄拈示金針予曰
弟明明滿盤托出何更問人設令有人還問汝譜鴛鴦

的是誰其何以對我且櫛沐弟且去待此番再攪得一夜不睡那時再作商議未晚弟大豁然曰是是是原來這事端的只是如此端的別無奇特端的無可疑也何用白日說夢自是精神凝一心境漸平動静云爲日覺穩帖日覺安閑日覺輕省日覺簡易乃至死生之際都無纖毫粘帶天假之年尚安能測其所至哉

吾弟名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萬歷癸酉補郡諸生已卯舉鄉試九十五名癸未舉會試三十八名丙戌廷試

三甲二百二十三名是歳奉旨回籍戊子起南康府教授不赴尋丁吾母憂壬辰再起保定府教授陞國子監博士癸巳陞禮部儀制司主事是歳三月謫光州判官生於嘉靖甲寅十月二十九日未時卒於萬歴丁未六月二十一日未時得年五十四歳以己酉十一月十五日申時葬陽鄒圩新阡娶華氏處士承軒公女始無子抱吾伯兄子而育之名與漑國子生娶華氏國子生繡嶺公女贈刑部主事慎菴公孫女已而得一子名與演

娶吳氏邑庠生揚華公女禮科給事中震華公孫女女三人一適行人司司副齊陽公吳公子郡庠生欽錫慎齋公孫一議光州學正玄臺薛公子邑庠生憲垂選貢生少尼公孫浙江提學副使方山公曽孫殤一議商丘知縣本素華公子肇般贈商丘知縣次菴公孫孫三曰杋曰檖曰杌俱與溉出檖聘萬氏邑庠生卓如公女國子生同菴公孫女餘未聘孫女二與溉出者一許字國子生心澤吳公子明光禄寺監事渼湖公孫右春坊右

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澤峯公曾孫與演出者一未字

涇臯藏稿卷二十二